

当代「老新闻」

张维义 主编

DANG DAI

LAO XIN

WEN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当代“老新闻”

张维义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当代“老新闻”

张维义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北京市昌平县后牛坊胶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5.5 印张 409(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3.88 元

ISBN 7—5043—2641—2/G · 956

当代“老新闻”编委会成员

主任 杨其广

副主任 王溪元 陈绪豪

主编 张维义

副主编 邓加荣 董毓林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文有仁 王达清 王福顺 邓加荣

孙维熙 许仲英 安光宇 刘京斌

阮观荣 李松凌 陈兴贵 张芬之

张维义 董毓林 赵福利 柴应智

阎 濩 谢荫达 程汝鉴

前　　言

目前,我国已有一大批老新闻工作者离开了新闻工作的第一线。他们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采写与编辑了大量的新闻作品,为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有许多都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真知灼见。将这些宝贵的财富挖掘出来,汇编成册,在群众中传播,是继往开来的需要,对端正新闻思想、弘扬优良传统、指导工作实践,培养和造就新闻人才,发展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金融时报社《金融新闻界》杂志编辑部、《经济日报》研究所和《光明日报》新闻研究所决定联合编辑出版《当代“老新闻”》一书,并为此发出了“致当代‘老新闻’的信”。信发出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新闻出版界同仁给我们来函和来说,这是个好主意,具有重要意义,愿为此书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尽心尽力。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刘燮阳来信说:你们拟出版《当代“老新闻”》一书,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你们为老新闻工作者呼喊、留下他们的足迹,十分可喜。希望你们排除困难,早出书、出好书。原《人民铁道》报记者部主任康兆强来信说:接到寄来的“致当代‘老新闻’的信”,十分激动。过去我以为像我们这些战争年代开始自己新闻事业的人,大半辈子为了这个神圣的事业奋斗过来了,退下来也就默默无闻地了此一生了。现在很多人还在想着我们这些人,社会还在期待着我们,我们应该振作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余热,用自己的秃笔,再为人民、为党、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做最后的贡献。新华社江苏分社原社长程予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战了50个春秋,在1993年8月24日逝世之前,不顾年迈体弱、重病在身,花9个半天的时间为本书写下了他一生的绝笔文章《拿出精品来》。他在给小儿子最后的一封书信中说,他是把这作为为党、为人

民最后吐丝来完成的。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就收到了上百篇来稿，还有不少老新闻工作者告诉我们，要认真回顾总结，把自己最值得记取的实践经验教训奉献给读者。

编辑出版《当代“老新闻”》，是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首次深入挖掘、广泛收集当代老新闻工作者最重要实践经验体会的一次尝试。为陆续将更多老新闻工作者的经验体会汇集起来，成为人人爱读，读后均能受益的具有珍存价值的系列著作，我们拟分辑编辑出版。现与读者面世的第一辑《当代“老新闻”》，共收集了 90 位老新闻工作者特为本书撰写的文章。这些作者都是蜚声中外、卓有建树的我国新闻界英才。他们集一生新闻工作的实践所得，选取自己长期新闻工作中感受最深、最重要的一点经验体会，向读者倾吐了肺腑之言，并绘声绘色地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新闻工作片断和历史事实。

这些文章，无论从端正新闻思想、弘扬优良传统、丰富精神生活来说，还是从抢救新闻史料、总结和传播新闻工作经验、指导工作实践等角度来看，均不失为有重要价值的作品。这些文章对各界读者都有启迪、借鉴作用，特别是对广大宣传工作者和立志为党的宣传事业奉献聪明才智的业余写作者更有实用价值。可以说，是各单位培养宣传人才的必备教材。

《当代“老新闻”》第一辑在组织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影电视部、经济日报社、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金融时报社和新闻出版报社等新闻单位的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本书其他各辑将陆续编辑出版，望已经离退休或即将离退休的老新闻工作者继续赐稿，并望社会各方人士给予更多支持。

本书未按内容分类，文章是按作者姓氏笔划排列的。

我们的编辑水平不高，定有不妥之处，请各界读者赐教。

1993. 12.

目 录

读书漫议	马沛文	(1)
让典型报道的法宝永放光芒	马 明	(6)
胆识、气魄与竞争意识		
——关于彭加木和“渤海2号”事故		
报道的回顾	王黎江	(1 1)
我在波恩当记者	王 殊	(1 8)
我的经验和教训	王玉章	(2 2)
乐为人民鼓与呼		
——杜导正同志抓读者来信点滴 王忠人(2 6)		
采访贵深入写作贵浅出		
——记一次难忘的采访和写作 王溪元(3 1)		
告别南洋以后		
——记者生涯片断 孔 迈(3 6)		
永远难忘的一次采访	孔庆荣	(4 4)
记者没有“休息日”	文有仁	(5 1)
切莫轻信采访对象	方孜行	(5 6)
新闻与民谣	尤 淇	(5 9)
勿忘人民	冯 健	(6 3)
论编辑	冯代松	(6 9)
六进白洋淀	石少华	(7 5)
莫辞风霜苦应知爬格甜		
——边疆记者生涯40年 石云子(8 1)		
正确对待新闻事业	刘燮阳	(8 6)
学伟人风范当党的喉舌	刘见初	(9 2)
群众中有取之不尽的宝藏	刘 星	(9 8)
要坚持说实话	孙 振	(101)
学会用眼睛采访	孙世恺	(110)

失中觅得

- 甘肃风沙区报道回顾 孙若刚(117)
好文章来自深入调研 孙信忠(122)
爱·激情·严谨
- 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随想 江瑞熙(127)
- ## 人生有限事业无涯
- 第二次美国行追记 江 红(131)
情感·愿望·追求 许仲英(138)
中美洲那段岁月 许必华(144)
我缺少什么 李 庄(150)
由改稿失误想到的 李梦莲(155)
我上的新闻学第一课 李延宁(160)
求“神”录 李 峰(164)
小谈纪行、游记的写作 李 犝(170)
邓拓带我去采访 李 茜(175)
难忘的两次习作 杨兆麟(180)
弹钢琴与抓重点 杨 翱(185)
勇于采访 杨 木(189)
自有深情在底层 杨克现(194)
我的自学生涯 杨子才(199)
在随小平访美的日子里 吴 晋(204)
学习伴我渡难关 吴士嘉(210)
打开认识客观世界的大门 陈佩明(215)
时刻想着群众 何 辛(220)
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杜导正(227)
难忘的初次采访 沈追鲁(236)
躬逢盛世
- “老新闻”随想 张 沛(242)

队伍建设至关重要	张 竞(247)
记者要有责任感、正义感和历史感	张广友(253)
无限风光在险峰	张穆舒(260)
不随风跑	
——对往事的一点回忆	张天来(265)
连续报道威力无穷	张颂甲(271)
成如容易却艰辛	张之遴(275)
知识与记者	张 沪(283)
小报记者也应有大视野	张立人(288)
积极干预经济生活	
——从事经济宣传的回顾和启示	林 晰(293)
感受和教训	林 麟(298)
坚持新闻真实性并非易事	金雨田(302)
我随军进藏采访	赵慎应(306)
新闻工作之无悔	赵 蓉(310)
切忌新闻报道片面性	赵世良(315)
实践·学习·实践·研究	赵水福(320)
学习和练基本功	高向明(325)
记者要经常总结新闻实践经验	顾建鹏(330)
选题、深入采访与积累	顾迈南(337)
旧迹寻踪	唐 非(341)
如何开拓民族报道的新局面	格 来(348)
视觉·感觉·听觉	徐 熊(353)
最是难得在“三真”	徐士杰(360)
采访高凤志追忆	殷 参(365)
记者与士兵同在	阎 吾(368)
咬定青山不放松	商 恺(373)
谈“自己走路”	梅 益(380)

我的选择	黄昌禄(383)
深入调研其乐无穷	崔葆章(389)
我在探索新闻完全真实的路上	康兆强(394)
我走过的路	彭 飞(400)
拿出新闻精品来	程 予(404)
为人民服务	温济泽(409)
得益于同采访对象交朋友	
——采访坦赞铁路的体会	董成彬(414)
勤于积累善于思考	景勿吾(420)
想起耕耘小小绿色园地日子	储凤梧(425)
编短文写短文	蒋映光(431)
我与新闻摄影	蒋齐生(436)
新闻摄影 40 年	管绍熙(441)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我的一点初浅体会和诚挚希望	缪海棱(446)
新闻记者的“识”	缪 雨(453)
我写得太少了	穆 青(457)
不要小看积累资料工作	穆 欣(461)
一条布满荆棘之路	穆广仁(467)
有益于写作生涯的一段经历	薛 汕(473)
直面人生讲真话	戴 煌(476)



马沛文，1921年生，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学院文学系。1988年被评为高级编辑。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记者，《边区群众报》编报室主编，西安《群众日报》总编室主任、宣传部主任、编委，《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副主任、理论部副主任、工商部副主任和主任及《人民日报》编委会委员，《光明日报》副总编辑。代表作是他与陈宗立合写的《法与权，正与邪的一场大搏斗》长篇述评。

读书漫议

马沛文

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读书是何等重要。在古代，一个士人，不读书，包括不读《诗经》，连话都说不好，更不要说写文章了。因此，也可以说，“不读书，无以文”吧！

新闻工作者，编辑也好，记者也好，是必须写文章的。广义地说，新闻学是要及时地、广泛地反映和剖析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学问，这就要求必须具有较广的知识和较深的学养，获得这些知识和学养，自然离不开读书。

我父亲是不曾赶上举业的清末秀才，一生主要是教书，沉浸典籍，手不释卷，常以“百药难医史书淫”（辛弃疾词）自况，在他的训导和熏陶之下，我自幼养成了读书求知的习惯，从小学到延安鲁艺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

1944年从事新闻工作之后，读书的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中国的文化典籍。前者只有一百来本，通读并不困难，读懂谈何容易；后者浩如烟海，通读绝无可能，读懂更加艰难。

我读书的体会之一是反复读，重点的书要读得精。作家阿城认为“读书须少”，也是此意。我读经典著作的重点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家与革命》、《青年团的任务》、《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其中《反杜林论》读过七八遍之多，因为此书是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我读文化典籍，重点也是几本：《诗经》、《楚辞集注》、《论语》、《孟子》、《老子》、《史记》、《世说新语》、《文心雕龙》、《读杜心解》、《辛稼轩编年笺注》、《西厢记》、《红楼梦》等。

清代学者阮元说：“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方是真能读书也”。也是提倡要读得精。所谓“好书不厌百回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都是经验之谈。尤其是《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既是史学宏篇，又是文学巨制。而杜诗，也真是“地负海涵，包罗万汇”（胡应麟语），是学之不竭，味之不尽的。

反复读不但为了理解，同时也为了记忆。理解了固然便于记忆，记忆了更助于理解。德国哲学家狄慈更说：“重复是学习之母”；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少年时代所以能把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位数记

得滚瓜烂熟，他的经验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陈寅恪之能背《十三经》，沈雁宾之能背《红楼梦》，传为佳话。当然，极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天赋和功力，但熟诵一些名篇佳作，是所有读书人都能够做到的，更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做到的。四十年代，我背过《西厢记》，五、六十年代我背过《史记》中的几篇列传，八十年代还背过《文心雕龙》的五篇绪论和十多篇文学创作论。

我读书的体会之二是广泛读，这样，不仅可以扩大知识的广度，还能增加知识的深度。

孔夫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老人家的要求未免过高了点。意思是，他的学生如不能“举一反三”，证明孺子不可教也，他就不教了。我们的学力要是达不到“举一反三”那就“举三反一”吧！

深读是为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广读也是为了“读书百卷，其义自见”。王安石说的：“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也是此意。不管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好，也不管读我国的文化典籍也好，深读结合广读都是需要的。

由于语言文字变迁造成的隔阂，读我国古籍会有很多困难。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还是广读。比如《书经》，是最难读的一种古籍了。韩愈都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王国维也说：“阅二千载，（注《书经》的）名家数十，而书（经）之难读也如故”。那么，像《书经》是否可以不读了呢？不，我还是硬着头皮读了。虽然，许多地方不知所云，却引起我继续读的兴趣。因为，第一，我发现不少现在流传在口头上的活，早载于《书经》了。如“有备无患”、“同心同德”、“如丧考妣”、“福善祸淫”、“心劳日拙”、“玩物丧志”、“偃武修文”、“野无遗贤”、“诗言志”、“杀无赦”、“满招损、谦受益”等等；第二，有些并不难懂的话，虽不流于口头，却屡见于文字，如“柔远能迩”、“奉辞伐罪”、“无远弗届”、“念兹在兹”、“元恶大憝”、“火炎昆岗，玉石俱焚”、“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

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还有，在古文中常常看到的“恫 在抱”，原来就出于《书经》的“恫瘞乃身”；“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也是来自《书经》中“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等等；第三、《书经》中有些思想相当深刻而警辟，如“木从绳则正，后（即皇帝）从谏则圣”、“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临下以简，御众以款，罚弗及嗣，赏延于世”。这些可贵的思想，“阅二千载”有几个皇帝，或者有几个领袖人物做到了呢？恰恰相反，不是“从谏则圣”，而是“见不更，闻谏愈甚”；不是“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而是“贪天之功，诿过于人”，不是“检身若不及”，而是“自古君王不认错”；不是“罚弗及嗣”，而是“株连九族”（明代朱棣竟株连了方孝孺的十族）直到社会主义，“罚及子孙”的现象，还一度遍及国中。

当然，《书经》我虽读过两遍，仍有许多不懂的地方，不懂就放过嘛！陶渊明不是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吗？杜甫不也写过“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倾”的诗句吗？陆象山不也认为“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吗？人民艺术家老舍讲他广泛读书的体会是：“借着什么，买着什么，碰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得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读书应该有这种解脱自己的主动精神。

刘勰说：“积学以储宝”、苏轼说：“厚积而薄发”。这“积”和“厚”的重要手段之一还得靠读书。

学为用，读为写，对于新闻工作者，尤其是这样。不过，急功近利，立竿见影是不行的。而应有“读书千日，用书一时”的准备，始能达“储宝”、“积厚”之目的。一旦写文章的时候，不管是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还是叙述事物，抒发感情，就有可能出现“意味腾涌而生，词气从杂而至”（刘勰语）的情境。

我在写《“初级阶段”是实事求是的理论》一文谈到人民的文化素质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时，引了列宁的一段话：“文盲是站在政治

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不能有政治”，然后写道：“民主属于政治范畴，它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素养，不仅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也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人民低度的文化素质同这个国家高度的政治民主是不能并存的。”

我在写《风光半在玉屏楼》(载1984年7月27日在上海《文汇报》)一文时，笔下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玉屏楼对面，峰壁千仞，郁郁葱葱，雨洗草木，翠色袭人。忽然，从峰壁的右侧，飘来一团白云，真是“山碧云愈白”(从杜甫的“江碧鸟愈白”诗句套来)，就像千顷碧波上鼓着白色风帆前进的船。不一会，这团白云仿佛受到微风吹拂，渐渐散了，淡了，犹如缕缕轻烟，冉冉上升，不禁使我想起杜甫“含风翠壁孤云细”的诗句，不就是这种景色的绝妙写真？

这时，就能切实体会到：“书之为用大矣哉！”



马 明 新华社高级编辑。

1919年1月生，山西孝义县人，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在山西新军和地方党委作政治宣传工作。

1946年至1986年，历任新华社吕梁分社、太原分社和山西分社（人民日报记者站）记者、副社长、党组书记

书记和顾问。其中1958年至1960年，兼任《山西日报》副总编辑。1986年离休后聘任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山西省新闻学会名誉会长和山西新闻奖评委会主任。

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晋绥日报》和新华社的前线记者，参加了解放晋西南、汾（阳）孝（义）、晋中和太原战役的军事报道，采写的长篇通讯有：《记贺龙爆炸手张八》、《孝义之战》、《高继昌策马徒步缴敌枪》、《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到了晋中平川》和《太原战役中铁路员工的支前热潮》等。建国后，他采写的作品有：通讯《老羊工》及《老羊工》的姊妹篇——《羊工和教授》、《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女模范申纪兰》等。由他执笔与人合写的《勤俭办社、建设山区》调查报告，毛泽东主席给亲笔写了编者按语。按语对文中介绍李顺达领导西沟村勤俭办生产合作社全面发展农村多种经济的经验，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还发表了许多新闻业务研究文章，主要有《典型报道的优良传统必须发扬》、《坚持记者深入调研报道的优良传统》、《我亲历的反“窑里空”的运动》、《从蹲点采访到建立采访根据地》、《解放太原战役中的前线记者》和《丰碑耸立太行山——悼

念反“扫荡”中牺牲的 40 多位新闻烈士》等。他撰写的专著有《没有流逝的印记》。

让典型报道的法宝永放光芒

马 明

典型报道，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传家法宝。它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和将要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新中国诞生前后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报道了一批知名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战斗英雄黄继光、董存瑞；工业上的赵占魁、孟泰、马恒昌；农业劳模李顺达、耿长锁和优秀干部焦裕禄；解放军中的雷锋、朱伯儒和知识分子陈景润，等等。从山西的几个典型报道来看，1947 年 2 月 4 日，新华社报道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消息，歌颂了 15 岁的刘胡兰在被阎军用铡草刀杀害时，面对凶恶的武装敌人顽强斗争、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揭露了阎军惨无人道的罪行。不久，毛泽东为刘胡兰书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1951 年 3 月初，《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农民发起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倡议》和李顺达互助组介绍的典型报道，是适应了建国初期农村土改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趋势，讴歌了我国新型农民代表人物发扬爱国主义增产的热情和精神。一个月内，就带动了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1938 个互助组和 1918 位劳模的响应，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爱国增产热潮。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歌颂了全国植棉模范吴吉昌在十年动乱的逆境中，排除干扰，坚持科学实验，为国家增产更多的棉花，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坚韧不拔的毅